



喻永军

## 麦穗(外一首)

王原昌

分娩前的胎动，金黄色汹涌  
麦穗间呼应彼此的思念  
惹得布谷鸟翻唱着算黄算割  
这首流行歌曲百听不厌  
从南往北，它一直赶场  
挣口碑也赚快乐

麦芒能和针尖较量  
却等不来退休的镰刀叙旧  
收割机前来做了接生婆  
一群锦鸡捡拾遗留的麦粒  
为餐桌上浪费粮食的吃客上课

做一束头顶阳光的麦穗吧  
越饱满越谦逊，越成熟越香醇  
绝不做好高骛远的藤蔓  
依靠别人来提高自己声望

## 水岸

急于奔跑的流水去闯荡  
负气的话留给芦苇  
水岸蜿蜒，像是挽留  
更像忧虑远方有暗礁险滩

借助河床爬上岸的闲言  
像钱塘潮涌袭来  
有说流水轻佻，翻花寻鱼的  
有说流水冒失，误入歧途的

水岸纹丝不动，它知道  
流水一生就该曲折和跌宕  
就该承受所有的磨难自强  
它经常为流水祈祷  
始终陪伴左右，眼眶潮湿

## 小说 方阵

榜和康是兄弟俩，分家另过。康白白胖胖，样子很像自己的娘。榜干瘦干瘦，不爱说话。他们的爹也白白净净的，做着生产队会计。榜的模样既不像爹也不像娘。榜是抱养的，榜知道，不说。榜心想，自己是爹和娘养大的，养育之恩大于天，这念头是榜心里一片美好的天空。

康出生前的那些日子，榜也很幸福。后来，康就替代了榜在家里的地位。

那时农村日子苦，比如，一个白面馒头，一块点心，一个水果糖，都是稀罕物，得先给康，新衣服先给康。娘说，康小嘛，你让着点。榜说，行。

榜长大，学会了爹教的农活，犁，耙，撒种，收割。闲时，夏天割草，冬天砍柴。爹逼着康，也学会了犁，耙，撒种，收割，夏天割草，冬天砍柴。

榜早起干活，天黑关门睡觉。康一夜一夜失眠，人凭什么东坡日头背到西坡，吃苦受罪呢？

爹都看在眼里。爹闭着眼睛，在上屋喝茶。爹是大青叶，山上采的。爹喝得有模有样。爹睁开眼看着榜，爹说，我和你娘有些亏待你了。榜叫了声爹，爹便从箱子里取出一个黑瓷坛子，广口，用泥封着的。爹说，这坛酒是你亲娘送的，当时，她什么也没有，只有这一坛酒。酒是代家酒坊的烧锅酒，坛子是你娘挑的。

榜抱着坛子往厦屋走，榜住厦屋。

榜是三年后结的婚。榜结婚的时候，

康的儿子已经两岁了。

榜结了婚，跟媳妇说话，一个人的时候，就跟坛子说话，他把黑瓷坛子擦得锃亮。他啥话都说。说自己日子里的高兴事，烦心事，不能对别人说的事；他说自己念了一点书，很后悔；说自己学了一件手艺活，说鸡子沟的韦天增，方圆百里的能人，开着挂面作坊，收自己做了徒弟；韦天增上了年纪，看上自己是个勤快人，能吃苦，投了缘。师傅说，能吃苦的人，才能学透自己的手艺，然后把手艺留下来。吊面这活苦，天擦黑就和面，醒面后盘条，窝在木槽里再醒，冬天得用棉被盖着。半夜三点，起床，粗条搓成细条，在木槽里再醒。醒透，天明，面上面棍。院子里靠西的那块空地，那里立了面架，面架的木头是院墙外的那棵榆树做的。那树是我爷爷栽的，每年的榆钱帮咱家度过饥荒呢。前人栽树，后人歇凉。我在心里记着。

吃过早饭，太阳从雷坡头照过来，榜豁开面棍，面棍上了面架，面由粗条拉成细线，让面锤坠着，在空气里摇摆晾干。

那天，榜跟师傅去罗子岭老林子砍鸡骨头棒，这是做面锤的专用木头，沉如铁，硬如钢，不折不裂。师傅说，你好好干，八年能盖一座房。

榜把这活给康说了，康斜着眼睛看着

榜，康说，八年，我等不及。

康能说会道，贷款去了西安、武汉，果然挣了大钱，回村时穿着呢子外套，花格子皮鞋，白棉袜。大把花钱，很快租房搬家住到了县城。

榜依旧做着挂面生意。逢集的时候，他担着两个木盒子赶集，木盒子叫面汗，有盖，能防雨防风，汗里的挂面用红纸条封着。榜的挂面不愁卖，一到十字口，扁担一落地，挂面就卖完了。

在外人眼里，榜过得踏实，康过得洒脱。

榜又跟黑瓷坛子说话，他说他这辈子没出息，可能就干这件事了，他喜欢这活，干起来有劲。他想干八年，盖一座房。他说康挣了钱，但他心里不踏实康的大把花钱。世上哪有容易挣的钱呐？

康倒腾古董，私人集资，后来栽进去了。再后来，榜就将康接了回来。

榜想对康说，哥陪你干，干八年，你能盖一座房，但榜没有说。康瘦了不少，一双手十指细长。榜没有说的另一个原因，是他觉得康很陌生，康很少说话，已经不是榜心里的康了。真能挣钱盖一座房子，康也不一定稀罕。

康是九月回来的，十月，康去了新疆。康的媳妇带着儿子在新疆摘棉花，听说在当地落了户。榜想，康经历了这些坎坷，千里万里去找儿子媳妇，心算是落到地上了，踏实了。

## 商洛山

(总第2597期)

刊头摄影 颜克锐



## 晒麦子

陈宏哲

儿时，家乡的坡坡岭岭，沟沟岔岔都种满了小麦。芒种前后，麦子逐渐成熟，向阳的坡地里麦浪滚滚，闪耀金光，就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浓浓的麦香。成熟的麦子最怕雷雨冰雹，必须紧急收割。

麦子收割后，需要脱粒，麦粒晒干后方能入仓。火麦连天的日子里，乡亲们总是利用白天抓紧收麦子，晚上则牺牲睡觉时间来脱麦子。天刚擦黑，脱粒机轰隆隆的轰鸣声就在村子里回荡，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。刚脱粒出来的小麦，人们称之为“旺泡麦”，至少得见三个日头才不会霉变。

儿时，村里家家户户都是原生态的土院子，容易回潮，因而麦粒需要在苇席上晒。清早，父亲从楼上取下几大捆苇席扛到院子里，母亲松开绑绳，把苇席逐一铺开，让平整的席面接地，粗糙的席里朝天，席与席中间留出能过一只脚的空隙。远远望去，新苇席白生生的，像一面面银镜。那些破旧的苇席，颜色暗黄或发黑，像一块块

斑斑驳驳的土地。家里共有二十六张苇席，院子里铺不下，父亲就把苇席拉到远一点儿的空地上去铺。

苇席铺好后，父亲开始用扁担挑满两竹筐麦粒，分别给每张苇席上各倒一竹筐，我跟在父亲身后，用木把把席上的麦粒搅均匀。父亲不停地挑来麦粒，我也不停地搅着麦粒，家里的苇席全晒满了，还有一半麦粒没地方晒，只能等第二天轮换晒。人常说：麦子要晒好，勤搅离不了！晒麦粒时，至少要间隔半个钟头搅动一次，让挨苇席底的麦粒翻身，确保每一颗麦粒都能晒到太阳。

晒麦粒最怕下白雨了，如果收拾不及，麦粒就会被淋湿，甚至被暴雨卷走。夏日天，小娃的脸，说变就变。晒麦子期间，父亲总是不停地收听天气预报，母亲则每过十几分钟就要走到院子里抬头看看天。如果发现远处有黑云来袭，母亲就立马紧张起来，大声对父亲喊：“咋看天不对了，赶紧收麦！”父亲出门看了看坚持说：“再等等吧！”云越来越近，越来越黑，父亲一声喊：“收麦！”全家人都开始忙活起来，我负责折席角，把麦粒卷到苇席中心，母亲和姐姐负责用簸箕搅麦粒，向竹筐里倒，父亲负责把竹筐里的麦粒挑回家中。

老天有时也喜欢捉弄人，眼见阴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吓得我们赶紧抢收麦粒，结果刚过了一小会儿云开雾散，天又放晴，让我们白忙活了一番。有时，看天上的云不“恶”，想着让麦粒多晒会太阳，结果在人们大意之时，倾盆大雨瞬间而至，刚晒热的麦粒就被淋湿了……有一年夏天晒麦子时，西北方有了黑云，我们全家人赶紧抢收麦粒，但瞬间闪电就撕裂了天空，头顶上炸雷轰鸣，白雨霎时就来了，雨点如瓢泼般。后来听说有人拿洋瓷盆子给雨地里一伸，立马就接了一盆子雨水。那天，有许多乡亲的麦粒连同苇席一起被暴雨卷走了，我家也损失了不少麦子。

有一次，我帮家里晒麦粒，还受到父母表扬呢。下午时分，父母到麦在地里种豆

子去了，留我在家照看晒出的麦粒。农村人养鸡养鸭都不圈，鸡鸭满村子里乱窜，见到能吃的东西就啄。父母叮嘱让我勤搅麦粒，看护好不能让鸡鸭啄了。搅麦粒时，我发现西北边天空有了黑云，感觉形势不妙，想着父母在远处地里，一时半会肯定回不来，不如先收了麦粒是上策。当时，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涌上心头，让我忘记了脏和累，我小跑着用簸箕往家里端麦粒，刚搅完麦粒，白雨就唰唰地凶猛起来。父母冒雨赶回家，发现麦粒已被我收完了。母亲激动地夸我好男儿不吃十年闲饭！平日从不表扬我的父亲，也破天荒地夸我懂事！

麦粒晒过三个太阳，就慢慢瘦下去了，由鼓鼓胀胀变得干瘪。父亲抓起一把麦粒，捏出几颗用门牙咬，听见嘭的一声，说明麦子已经晒干了，如果麦粒咬起来有点黏牙，说明还需再晒太阳。晒好的麦粒处理干净后方能入仓，直到所有麦粒全部入仓，一年的晒麦子工作也就完美收官了。

## 风光旖旎通天峡

夏 阳

和太阳一块儿起床，驱车出城，信马由缰向大山深处驶去。

翻山越岭，跨河过桥，走过九岔十八沟，偶听得有悦耳瀑布声，急减缓车速，在写有“通天峡”的石拱桥头下车。

听，有瀑布的声响；看，河水冲击石头泛着不大的浪花；望，远远近近看不到瀑布的踪影；思，咋就凭空有瀑布的响声？观，不远处一农户门前坐着两个年轻女人，正在低头玩着手机；疑，会不会是自己开车时间长而产生了幻觉……

徒步过了石拱桥，抬脚便是登山羊肠小路，山路向上延伸十余米，隐入一排大杨树后的竹林里，竹林背后是山，望不见有峡的模样。

走到大杨树下，才发现有溪水从竹林中间流出，溪水从大杨树到河边流入河床的这一段，完全被茂密的枝条、藤蔓覆盖着。哦，原来瀑布声便是源于这条溪水落入大河而发出的声响。

穿过竹林，一眼望去，只见前面不远处的山嘴那儿便是路的尽头。走着走着，才渐渐看清，斜插入山嘴后有一峡谷。峡谷口的山崖上写着“通天峡”三个大字，让我既胆怯又向往。胆怯的是该峡既然叫“通天峡”，那么它的尽头一定便是地天相接处，花甲年龄凡夫俗子的我能用双脚丈量完“通天峡”吗？向往的是“通天峡”的尽头既然是地天相接处，那一定会有另一番风景，男子汉大丈夫的我，岂能有不攀登之理！

站在峡谷口向上眺望，峡谷被山挤雾遮，整个峡谷既像是从天边挂下来的天梯，又像是从山顶铺下来的地毯。“通天峡”长约十八里，宽约二、三米，唯到了约十二里处，峡谷出现了一块近乎小操场大小圆形样子的宽阔地，中间横卧着一块圆柱体的大石头。听过路人说，从两边山梁上俯瞰，此地颇像一架碾子，故取此处地名为碾子凹。

站在碾子凹向上张望，峡谷两边的山坡渐次不那么陡峭了。走到尽头，出现了一条一字型与“通天峡”相垂直的陡坡，似天地相接的界线，大石头上刻着“南天门”字样，在“南天门”与其对面的山峰之间，有一酷似山峰端着“簸箕”样的平坦土地，在这块土地上七零八落地住着不到十户人家。问过在此居住的一位大爷，从他不好懂的言语中得知，此地名叫簸箕坪，该山峰叫玉皇顶。

登上玉皇顶，岭南岭北包括“通天峡”在内的七条沟的沟壑，全部汇聚在玉皇顶的周围，就像七条龙斜挂在玉皇顶上，风光旖旎，颇为壮观！远眺，一座座远山，皆淹没在茫茫云海里，只露出一个个山头；近看，一团团云朵，在忽左忽右、忽上忽下、忽远忽近中玩耍嬉戏，聚散升腾，给人一种一种惬意与自在。

我真想在簸箕坪盖一间茅棚或租一户瓦房，尽情地享受夕阳无限好的“神仙”生活。